

臺籍國軍上將鄒洪

●鍾正君

出生在新竹芎林鄉

鄒洪字若虛，於中華民國前十五年四月三日，出生於臺灣省新竹縣芎林鄉，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十六日寅刻，逝世於廣東陽山縣城任所。就學做事籍貫均填其祖籍「廣東五華」，人莫知其是臺灣人。鄒將軍的祖籍地五華華陽鄉，在革命戰史上，留有光榮史蹟：民國十四年，國民革命軍第二次東征時，蔣總指揮介石曾駐節此地指揮戰事，造成「華陽大捷」，擊潰了陳炯明部主力，由此肅清叛逆、統一兩廣，順利完成北伐統一中國大業。國父孫中山先生上祖的故鄉中心墳，即為華陽西南的聚鄰。

華陽鄒姓，系出山左鄉邑，遠祖鄒應龍，於宋朝末年，率勤王師，轉戰嶺海，抗拒胡元，子孫遂散居閩粵邊，華陽鄒姓係其裔孫之一支。（大埔縣鄒魯海濱，亦是應龍裔孫。）世篤忠貞，明代有仕致通顯者，在胡元及滿清兩朝，則不仕而以潛德稱。入民國後，鄒洪將軍效力革命軍中，北伐抗日，安內攘外，獲致殊勳，克紹箕裘，應屬難得。

華陽鄒姓遷臺，在清朝乾隆末年，有鄒壽麟者，離鄉東遷臺灣，墾殖於新竹腹地芎林鄉，四

傳至鄒石生，娶妻彭氏，生八男四女，男的依次名：德謹、德利、德球、德寶、德樟、德穩、德固、德賜。長男德謹，別號補谿，胸懷開拓，立志高遠，獲得公費赴日本留學，就讀於大阪工業專門學校，補谿最喜其四弟德寶（即鄒洪），挈其同赴日本大阪就學。補谿畢業回臺，心傷故鄉被日本占據統治，乃返回大陸祖國，參與清廷科舉考試，獲錄取為進士，歷任局長、廠長、專員

，及江西崇仁縣長與大學教授等職。鄒洪隨大哥返大陸，曾在江蘇武進之常州中學等校肄業，補谿對之期望甚高，督教週至，鄒洪受其大哥薰陶頗深。據補谿對親朋透露：鄒洪在中學時期，數學理化等科，成績平平，看不出他的聰明，但在帶兵後，即顯出見事明敏，決斷迅捷，前後判若兩人。

返祖國入保定軍校

鄒洪見國政為軍閥把持，殺伐擾攘無寧日，決心捨文就武，以鄒洪名考入保定軍官學校第八期砲兵科，與同期同學陳誠、羅卓英、郭思演、劉紹先……等八人，意氣相投，結為異姓兄弟，砥礪學行，為從事事業之親密伙伴。保定軍校學生，選自全國各省習武界之菁英，入民國後，我

國政壇，尚習於武人當政，故握軍政界之權衡者，多為保定軍校畢業生。保定軍校共辦了九期，熊式輝、劉峙、唐生智、李品仙為二期畢業生；白健生（崇禧）、黃紹竑、夏威、黃旭初、俞作柏、呂煥炎、張治中、徐庭瑤、陸福廷為三期畢業生；胡宗鐸、陶鈞、朱懷冰為四期畢業生；傅作義、楚溪春、張蔭梧為五期畢業生；廣東籍將領黃琪翔、繆培南、薛岳、吳奇偉、余漢謀、李振球、李揚敬、李漢魂、徐景唐、鄧龍光、黃鎮球及江浙籍之錢大鈞、顧祝同為六期畢業生；陳誠、周至柔、王東原、王以哲、胡伯翰、周福成、劉茂恩、劉紹先、羅卓英、郭思演、古鼎華、張簡蓀及鄒洪為八期畢業生，鄒洪能在保定軍校畢業，便奠定了報國的基礎；義兄陳誠為蔣介石股肱愛將，更具事業發皇扶掖的功能。鄒補谿長時期在上海經商，販賣華北唐山煤為貨品之大宗，他為人豪爽慷慨，鄒洪的保定同學過滬，他都予招待，並送手錶等實用品，此份情誼，均移轉於鄒洪將軍身上，所以他與各省軍政界服務之同學，均有深厚感情。陳誠是浙江人，過滬頻頻，受補谿款待尤多，故對鄒將軍情誼尤為深摯。

民國十年，鄒將軍在保定軍校畢業後，即致力戎行，參與革命。歷任陸軍第二師排連長，民

國十三年任第四師參謀，奉命潛駐衡陽，宣傳孫總理主義，並與粵方友好密取連絡，輸送各種宣傳書刊入湖南，使三湘志士，深諳革命主義與行動之切要，使十五年北伐，湘軍能迅速與兩粵革命軍携手，將軍之功不小。嗣任團附、砲兵營長、第四集團軍野戰砲兵團團長，第十一師參謀長，第四十三師副師長、師長，兼陸軍整理處長及軍事委員會武昌行轅辦公廳主任。北伐勦共，無役不與。二十二年樂安之役，共軍十餘萬撲樂安，將軍率四十三師守樂安，與來犯之共軍激戰四晝夜，敵不得逞，而益濟師包圍樂安，將軍激勵軍民守益固，並時出奇兵撓擊，相持半載，而樂安城無恙。嗣我方援至，敵遂潰遁，此役關係勦共大局至巨。對贛南共軍的幾次圍勦，陳誠均當前敵總指揮，崇仁縣接近共區，位在前線，軍需徵發特繁，縣長無人敢當，江西省府建設廳長龔學遂，乃向熊式輝主席推薦鄒緒谿充任，因其與陳總指揮有特別關係，不致過於受窘也。直至共黨潰逃後之第二年，緒谿才獲准交卸縣長。鄒將軍在帶兵期間，臨陣則勇決爭先，無事則整軍講武。在陸軍整理處及行轅辦公廳兼主任期間，對軍事與革，獻替尤多。

任粵漢路警備司令

民二十五年夏，鄒將軍調粵漢鐵路警備司令，時值兩廣事變，兩湖方面中央軍悉數南下入粵，安定後方責任，蔣公全付託與將軍。同年十一月，再遷廣東保安處長，乃就國軍規模，整訓保安部隊，以節餘公帑四百多萬元補充械具，各保

安部隊之裝備，因益完善。各級幹部選自黃埔軍校及陸軍大學出身者，占十之八九，因之指揮戰術得宜，戰力非常堅強，摧堅破銳，效能屢見。他又受命兼攝廣東省高中以上學生集訓總隊隊長，積極培養青年軍事基本學術，貫徹文武合一教育政策。

由五華遷居新竹之鄒家人，殷念故鄉，不忘本根，因命其所居村莊為「五龍村」及「華龍村」，合為「五華」兩字，使世代子孫均知來自五華。（推想鄒壽麟初遷新竹時，其所居村必名為「長華村」，表示來自長樂華陽。民國三年長樂改稱五華，才更名為「五龍村」及「華龍村」。）

鄒將軍秉承家風，愛鄉尤切，回粵任職後，對故鄉五華人及粵東粵北客家人，只要是人才，均盡量任用及大力提拔。曾有人告密到蔣委員長處，謂將軍所部十六個保安團中，有半數八個團團長是五華人（不是同時，而是先後。記得做過鄒部團長的五華人，有：魏大杰、古正平、鄒震嶽、溫轟、曾吉、張威烈、廖騏、魏汝謀等人。）

將軍得訊，不動聲色，候機携八個團長的學經歷面謁蔣公，並陳述：「選任幹部，非鄉情的相聚，乃是革命的結合。」蔣公見八個五華籍團長都是黃埔軍校畢業生，又欣賞將軍「革命的結合」報告，除頻頻頷首外，也就沒話好說了。將軍曾在日本及華東華北就學，秉性又廓然大公，本就具有包容全國、放眼國際的胸襟與眼光，斷不是抱狹隘主義私於鄉土的人，惟因出生地臺灣慘遭日治，才倍覺祖籍鄉土的可親與可貴，今又在祖籍鄉邦服務，客家人教育發達，抱四方之志獻身

軍政界者又多，故有此一結果。

粵東率軍迎擊日寇

民二十六年七月七日，對日抗戰事起，負廣東地方治安實際責任的鄒洪責任加重，乃派保安第二、第六、第十六三個團，負責保護廣九、粵漢兩鐵路的交通安全與暢通，俾能大量運入必需的戰略物資。派第十一、第十五兩團守備海南島。二十七年冬，廣州淪陷前夕，將軍率領大專院校學生五千餘人，轉進後方連縣星子集訓，為國備用。蔣中正委員長特派陳誠送頒「堅苦卓絕」獎詞獎勉。二十八年三月，日寇侵入臺山、新會、開平、恩平各縣，將軍奉命指揮第三、第七、第十各團，予以阻擊，遏敵深入。兩廣地區第四戰區成立，張長官發奎特派將軍為東面守備區司令，負責惠州、潮州及梅州地區禦敵責任，指揮部設在梅縣城。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，日寇旅團長兼粵東派遣軍司令后藤，指揮飯島、宮田等六個大隊，約三千餘人，以陸海空三軍包圍汕頭市，將軍指揮第一、第二、第四、第五及教導團，予以迎擊，戰況激烈，保五團第三營長李平等多人陣亡，達成阻敵深入戰果。有一次陳辭公蒞粵，曾詢將軍可否返中央方面工作？將軍答以廣東局面較為特殊，難得在粵建有基礎，不應輕易放棄，為整個國家着想，似以暫不離粵為宜，陳誠是之。二十八年十二月，將軍奉命以保安團隊一部份及稅警總團為基幹，編組陸軍暫編第二軍為軍長，（副軍長古鼎華，參謀長張簡揀。）轄暫七師王作華，暫八師張君嵩，（原稅警總團長

預備第六師吳德澤共三個師。與第六十四軍及其他兵種，合編為第三十五集團軍，歸兼總司令李漢魂、副總司令鄧龍光統轄。粵東守備責任，則交與廣東省政府東江行署主任繆培南將軍負責。暫二軍編配未竣，盤踞廣州之敵傾巢北犯，沿北江東西兩岸，直撲英德、翁源。將軍率部疾進北江，東出擊敵，先後克復英德、清遠，使北侵之敵首尾不能相顧，狼狽潰回廣州。即奉守備西江之命，南起陽江、陽春，迄新興、高要、四會至清遠，防區千里，刁斗無驚。其間三十年二月有三水蘆苞之役，三月有四邑之役，敵皆以陸空優勢兵力，狡焉思逞，將軍成算在胸，督軍奮擊，卒以沮寇。十月奉令率部馳援長沙，千里赴機，殲敵突騎於長沙近郊，危城賴於安定。即奉警備長沙之命，將軍親相險要，築壘、建壘、深溝，不一而足，守之宜大備。十二月日寇犯香港，將軍奉命率全軍南回，兼程赴援，軍至惠州而香港已失守，乃還軍次曲江屯守。此際見省主席李漢魂，與七戰區余長官部屬間，磨擦日深，將軍乃與駐軍贛北上高之羅卓英將軍通電話，請羅設法回粵主政。羅將軍年譜上，曾載有羅復鄒將軍感謝言，抗戰勝利後，羅卓英之回粵主政，蓋伏意於三十年間鄒將軍之建議也。

勝利前夕英年崩殂

無何日寇復犯長沙，將軍奉命率部北開馳援，協同我守軍大破之，即世所轟傳第三次長沙會戰之役也。其致勝之要，蓋植基於將軍對長沙城防之規劃建置，日寇潰退後，將軍即奉命兼長沙

警備司令。三十一年鄧龍光升任第三十五集團軍總司令，將軍升任副總司令。三十三年六月，廣州之敵復陷清遠，將軍銜命督師禦敵，鏖戰閱月，始復清城。不久敵為打通粵漢線，調集重兵，南北呼應，北陷長沙、衡陽，南占清遠、英德，曲江遭受夾攻，只好放棄，烽火漫天，南疆膠澠。三十四年一月，蔣公乃任命將軍為粵桂邊區總指揮，兼顧湘南以禦寇，設總指揮部於小北江中游之陽山縣城，整軍撫衆，夙夜憂勤，期月而流亡安集，秩序金融穩定，民方仰之如父母，倚之如長城，而將軍竟以勞瘁致疾，尿道炎日趨嚴重，當時盤尼西林尚未發明，該病竟爾無藥可治，而軍書旁午，左右雖勸將軍節勞珍衛，而將軍責任心重，慨然曰：「余以身許國，今邊區四境皆敵，豈能安自惜時耶！」每日強起治事，無稍間斷，病篤時猶在臥榻口授機宜，延至三十四年四月十六日寅刻，終於任所，得年僅四十有九。時距日寇投降，為時僅三月餘，曷勝悵惘！「管樂有才」「關張無命」千古同慨！將軍所居官舍，係一木板地房間，臨終時突然轟的一聲大響，將軍全身跳起，時蔣夫人陪侍在側，急按其身撫慰說：「沒什麼，不要驚恐。」將軍旋即閉目氣絕。遺囑諄勉軍政員司，一德一心，共濟艱危。無一語及私，洵所謂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，今於將軍見之。

國府明令褒獎忠藎

將軍平日治學劬勤，在軍中手不釋卷，洞達當世要務，其所論釋，雖專門宿學，往往心折。

居恆自守誠拙，不自矜伐，謙恭有禮，有大樹將軍之風，不遷怒，不宿怨，遇拂逆意坦如也。處事力持大體，統軍力踐「人事」「經理」「意見」「賞罰」四大公開，有志之士，翕然景從，驕悍貪懦之夫，望風自化。用人唯才，不拘畛域，內舉不避親，外舉不避仇，用能部衆誠服，將士用命。拜命邊區總指揮時，嘗與人書云：「共濟艱難，端賴人和，冀以誠拙，終致祥和。」民國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間，西南各省政局特殊，將軍與各省軍政人員部隊軍師長，多有同學同事等交誼，故屢受危命，滇黔兩粵，行旌斡旋，大難潛消，厥功至偉。中樞先後授予四等雲麾及寶鼎勳章，二十九年晉官陸軍中將。

將軍已歿，即於三十四年五月廿八日，卜葬於任所陽山縣城南郊寶鴨塘之原，掘墓之際，在泥中有一石碑，斑剝中見有文字曰：「大宋李若虛之墓」，將軍字「若虛」，宋朝距當時七八百年，而名字竟爾相同，冥冥中豈真有數？若此真不可思議，更不能以「巧合」兩字視之。治喪人員因未再見有骨殖之類，便依預定時刻下葬，墓碑在墓旁築一小龕安置，歲時祭掃俾以清香一炷，以示崇敬。將軍下葬之日，同志戚友，無不同聲痛哭，所部將士，哭之尤哀。國民政府明令褒揚，令文曰：

粵桂邊區中將總指揮鄒洪，夙嫻兵略，宣力戎行，由營團長洊至領帥，於北伐勦匪諸役，靡不參與。抗戰後督率所部轉戰於兩粵湖湘，捍思持危，勳勳卓著。其平時治軍嚴整，望譽尤孚，乃以積勞病故，悼惜良深，應

以明令褒揚，並將生平事蹟，存備宣付國史，以彰忠盡，此令。

新竹公園建紀念碑

國府並追薦將軍為陸軍上將。總統蔣公到臺灣後，為褒揚將軍之豐功偉績，明令於新竹市新公園建立紀念碑，以垂久遠。日本占據臺灣，臺灣志士不堪忍受恥辱與壓迫，而投奔祖國獻身革命事業者，多不敢以臺人自示，而以大陸祖籍地相稱，故將軍籍貫都填廣東五華，莫知其是臺灣人。將軍從事革命，立志光復臺灣，不幸於痛楚日軍之後，在日寇投降前夕去世，不及見臺灣光復，遺恨何窮！假如其未死，則臺灣光復後的行政長官，將不是陳儀而是將軍無疑，誠如是則不會有「二二八」之不幸事故，復興基地亦將更形鞏固茁壯，可斷言也。

三十五年春，筆者奉派接篆陽山，赴任前羅主席慈公特予召見指示說：「鄒洪將軍墳墓在陽山，你是他的五華同鄉，派你到陽山，可順便照護；鄒將軍的神道碑，可即砌石樹立，刻竣後可打印幾份寄來與我。」說罷即將鄒將軍神道碑交余。碑的前文歷敘將軍經歷動績，略如本文前段所述，殿後銘曰：

陽山南郭，誰封誰樹，有故將軍，鄒公之墓，鄒公額額，奮威金華，栽秉節旄，載膺戎狄，桓桓有武，休休有容，上善若水，玄哲為表，民謳其美，國休其庸，中道沮喪，未竟厥功，

壹頭峴首，馬羊其風，昌黎布化，祁之文翁，懷哉蜀已，九州既同，將軍有山，賢令高峯，文武之道，異代同踪，精神不朽，銘厥幽宮。

廣東省政府主席 羅卓英敬撰

陽山縣長 鍾正君奉命勒石樹碑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吉日立

碑高八尺六寸，橫寬三尺五寸，是質地細密呈灰藍色的巨石，刻竣後樹於墓之左側。樹碑時，省府派一參議代表羅主席蒞縣行禮。每年四月十六日掃墓致祭。筆者在陽山服務時，曾於薄暮散步到鄒將軍墓地，舉首東望，衆山環列如屏，夕陽餘暉映照，真是氣象萬千，好風水！好風水！堪輿之說有準，則鄒將軍後代必多昌達者。鄒將軍夫人蔣正粹，為江蘇常州蔣維喬先生之妹，溫儉篤禮；如夫人徐慕貞，粵之中山人，莊慧賢淑。子國統，嶺南大學畢業，陷在大陸，目前在武漢政府部門服務；國經，臺大化工系畢業，在美國一塑膠公司服務，曾外調墨西哥廠廠長，現又調回總公司；國綸，建築工程系畢業，現在關島經商，以運土、賣土為大宗的交易；女國純，師範大學畢業，現在臺北臺灣銀行總行研究室做研究員；國縷，隨夫在美國德州休士頓經商，銷售臺灣出品之工具藝品為主；國緯，隨夫居香港營商；國綸，在檀香山聯合市政府社會科服務，現又調夏威夷州政府工作。均學有專長，專心於事業發展。

介弟滌之曾任縣長

將軍之七弟滌之，亦回歸大陸就學做事，返臺後曾當選新竹縣第三屆縣長，政績卓著，深獲縣民愛戴，卸任後又當選增額國民大會代表。八弟清之，畢業於中央大學商學院財政系，返臺於三十六年春任職新竹縣縣長，三十八年後長期任省府委員，先後兼任過民政廳長及訴願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，不幸於五十七年病逝任所。

陽山為秦時陽山關地，建縣甚古，縣境南北毘連湘桂，地位險要，故鄒將軍選為邊區指揮中心，由於地勢及鄒將軍之威望為粵北唯一日寇未到過之縣。韓愈於唐德宗貞元十九年，以監察御史上書言天旱民饑，請停徵稅賦，遭貶為陽山令，是年愈三十六歲，是第二次入粵。（愈長兄韓會官中書起居舍人，掌書制誥，大曆十四年遭譴廣東任韶州刺史，愈年十二，隨兄入粵為第一次；憲宗元和十四年，愈年五十二，上表諫迎佛骨，左遷潮州刺史，是第三次入粵。）陽山因韓愈作宰而名著，城東北有「賢令山」以紀念韓，鄒將軍在陽山去世後，縣民為紀念他，選定城西南一高峯為「將軍山」。時隔千年，一文一武後先輝映，誠盛事也。

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、缺頁、污損，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二樓中外雜誌社調換。